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二


集部

文憲集卷三

明 宋濂 撰

記 凡二十八章

閱江樓記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

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無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廬龍

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  
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進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  
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  
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  
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  
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  
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壘

環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岍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閔夫長江而已哉彼井幹麗譙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浮響感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

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遊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據其後西對部婁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修靜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烟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

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蛇虺  
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  
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  
勤法師築太子曲國寺在馬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  
皆廢唯寺為盛近燬于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  
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為賓主適松花正  
開黃粉氍毹觸人捉筆聯松華詩詩方就予獨出行函  
道間曾章君三益至遂執手止翠微亭登玩珠峰峰獨



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塋其下永定公主造浮  
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  
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  
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  
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  
圓楹中斲為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  
師之墓有闕闕匾法定為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  
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

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  
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  
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為致  
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即屏風嶺碧石  
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  
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  
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憂  
戩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多咸矜先生遺跡復兩折過

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邈唯泉紺淨沉沉如  
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子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  
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厠以險語聽者為改視明日甲辰  
子同二君遊崇禧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  
春園園雖小衆卉畧具揉栢為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  
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  
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監夏君愕曰山  
有虎近有僧采薺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顴顴有瘡

可驗子勿畏往矣子意夏君給我挾兩騶奴登惟秀亭  
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  
益險予更芒屨倚騶奴肩蹠蹠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  
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闕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

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濶數十丈上可坐百人  
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  
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  
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憇思欲借裊褥卧不去

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  
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馬大江如  
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峰出沒  
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淙淙流玄武湖已堙久  
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  
以感慨又久之傍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窾中可飲一人  
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  
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

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  
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  
咽脣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  
即踞泉鰲巖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噉神明漸復庵後  
有太子宮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庵中僧出肅面  
有新癥詢之即向采萍者心益動遂舍巖間別徑以歸  
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  
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

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  
詩大噓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  
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荅劉君曰是矣子  
幸不莖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  
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僂笑釣之出異響畏脅之  
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  
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佳乃還  
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

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蕘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可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



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  
腴修目末微聳須䟽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  
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  
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  
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  
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

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顴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顙身顏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須長過領內服皂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須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

峻準直須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  
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纔純緄前微  
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  
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  
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須少而疎亦  
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黧黧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  
五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須側耳微  
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中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

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  
恭南軒張子姿貌俊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  
采燿然椰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蕩明白  
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  
秀髭淺而直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  
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與斯  
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  
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叅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

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葉治中歷官記

予舊與鄭玉待制夜間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為人有不可企

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于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數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間集藏于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嘗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駢騎

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嶷嶷異凡子天歷  
元年始踰弱齡即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  
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懾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  
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  
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  
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  
薦侯為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  
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

署尹事歛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恒持縣官短長顧指而氣使之即不從其禍立至侯不為屈輒握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冢巡邏吏往驗柩傍得染人賬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即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寃也復嚇盜入之侯匿來他所偽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為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



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  
日以歐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  
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甲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  
盜以侯為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  
黠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為利部使者至事輒敗  
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黠民遽賕吏俾  
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為辭侯恐或傳為  
例剝民必甚亟言于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歛產紙

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于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  
受又重賦于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  
糧不足以供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患苦之  
侯請以錢米兼賦于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  
辟為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徠  
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  
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  
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脩明學官

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  
禮碩士為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畸招弟子員而廩  
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  
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  
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偽印邪吏色動  
侯即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偽者非止爾汝能引一人  
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詰之  
如詰吏自是輾轉而獲一日間得偽縣印一十有八稅

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唯扑其最後者  
牛疫死者法當問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決日內民以  
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曰  
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馬敢棄之每下其直以  
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  
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即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  
于腰侯取視大鐵鍼一皂角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  
牛具邪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

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  
縣地隣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古厓剽鹵特  
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牀坐  
溪潯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  
民持梃循岸立者以數千計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  
令勇卒以俟舟至輒扑之侯親帥弓箭夫擊鉦鼓走溪  
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囊橐于家  
互盡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

為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繇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為差事成移發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文書來撓政者侯掛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莖

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徯侯  
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  
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  
有不得也輒相與齋咨賈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  
庭鴈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為之泣下觀  
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迎溪中舟尾  
相銜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隣郡有警欲新  
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總其役要復輟以命侯行中書

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階轉承務郎憲府  
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辨章三闕入公帥師平徽銃辟

侯為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  
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  
文公廟宅燬于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  
未葺而弗亟圖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  
悅歲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溢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  
收之復煮淖糜以食艱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



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為言於右丞赫赫公作茶課  
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辨章還杭時青田吳德  
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  
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  
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  
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數蒼頭徑  
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巖穴歸依侯以居  
諸酋赤山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

君給爾大兵旦夕且至善為爾計其若叔使君以自安  
吳德祥信之欲為變項生留由之頗聞其事急趣侯避  
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吾若去其如彼何  
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  
類吾縱苟活義弗忍為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  
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槊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  
曰爾來欲何為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  
見且久思屈王趾一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

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  
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饗餼甚盛時命伶人陳  
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為陳禍福逆順鑒鑒  
不少厭羣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推牛豕燕侯送還  
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  
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  
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寤寐亦不忘去時  
麗水之礮磴青田之廬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

謂不剪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  
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叅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  
溢統兵討礮礮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  
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  
叅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  
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齏粉耶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  
盡挈妻孥以遁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  
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

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珎平  
蘆茨蘆茨既平寇所俘徇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  
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舊階改處州路總  
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偽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  
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  
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  
玉帛乞助於三校羣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  
銳卒至三岱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衡擊之寇敗

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輿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為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珎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尚餘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跳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言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偽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

耀如畫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  
于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  
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  
為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權筦之病耳又其  
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  
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  
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  
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

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余雖不敏頗以文字為職業不敢  
喑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  
傳循吏者

宣慰曾侯嘉政記

自中原倣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  
春三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  
楊公以浦陽與睦隣也命宣慰曾侯自杭帥來鎮其地  
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



置縣達嚕哈齊碩裕實布哈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  
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于縣庭謂濂頗從事於文墨  
走書來徵記曰浦陽婺之蕞爾邑環以大山長嶺舟車  
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統軍道其間以輜重弗  
解羽而飛也塗逢農賈及浮屠黃冠師不問能不能以  
徽纏繫頸使肩之或血流不成出即殺以徇民深患苦  
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亟奔避山谷至  
閔旬不返曾侯察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中

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號令不敢  
妄踰戶限仍令勇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  
漏既下乃被鐵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巡近郊威加氣  
懾莫敢少恣一日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  
長懲之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  
軍其來矣乎何為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  
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而腰刀者其溪峒之  
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頗聞此軍勇鷙游擊未易

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脫使他大將如曾將軍我民  
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嗟咨慕咏而去居無何左丞公自  
將臨睦州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營晚始受命雞初號復  
就間道馳去每出卒一隊輒用數

關

監之若魚貫若

鴈行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  
矣乎何為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  
善馭師者其亦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達魯  
噶齊君縣之賢大夫趙郡丞鄉之達尊曷有以處吾屬

乎我等聞其言弗忍違用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  
之濂發書為之歎曰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若如所言其殆師出以律者歟師出  
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  
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為務今來浦陽曾大  
府有驗畝徵糧之科為之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  
及物之功又不特善馭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  
辭為文其事于石然而石可泐也文可滅也曾侯之功

簡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日也。曾侯尚勉之哉。他時登宥府居政路其位益顯其功當益溥。又有鴻生俊儒執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華叟武岡人精悍而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捐家貲招兵市馬為國宣力前後屢建大勲今以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江浙行省都鎮撫其裨將天臨李君敞精於騎射贊佐之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至正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撰。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浦江尉司在縣西一百步歲久就圯至正庚寅大梁劉師稷以主簿攝尉事始作正廳未成而劉去明年辛卯新安洪在來為尉完之且新其門樓又明年壬辰建廳之前軒暨吏人之舍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屋以間計者若干役功若干糜錢若干濂懼後來者不知其勞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繼葺之

靜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  
功著後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為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  
仲並稱則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  
霸孔明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羣盜  
之手徒以大義震撼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  
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疆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  
在管仲未必能爾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  
而見於行事者皆微權小智雖假尊周為名其意則富

強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干戈鞍馬間所  
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為先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  
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真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  
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為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  
哉孔明於聖賢之學盖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  
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  
之察人撓之則晝夜乖錯况方寸之心乎古聖賢之成  
勲業著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出於靜者也盖靜則敬



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窮萬事矣苟雜然  
汨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為其不至於謬亂  
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為當世無及焉至  
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霸術之徒固不能  
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為聖賢者其  
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依乎冊書非徒以  
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  
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

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爾况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為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塘羅宗禮名其絃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明之為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脩慎齋記

脩慎齋者中書掾葉杞孟堅之所自名也孟堅之言曰  
杞居括州麗水之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足跡皆不出  
里門一家之和其祥氣殆可掬而有也頃因鄉里推擇  
習刑法之學於大府遂克貢來南京季弟孟年實與之  
偕行朝夕奉承甚謹既而中書選為刑曹史閱一載陞  
為令史父在家聞之有書來曰刑曹決天下之獄獄情  
萬變爾勿使有冤民朝夕洗心滌慮以承上官不可循

一髮私羞服之用當於我乎給之苟違我言必將辱於  
吾矣自時厥後有從括來者輒致書一年之中不下五  
十番書中之言無異於前時所云父猶恐書不能盡達  
也復使仲弟孟高來致備用諸物且申言之留連再月  
依依不忍別既別歸吾父問其狀甚悉喜曰爾往終勝  
簡牘之往還然又不若吾親見爾兄為稍慰耳時赤日  
如火即請縣給過所直抵南京一相見頃悲喜交集晝  
夜訓飭之比前為尤詳且曰今朝廷清明廉吏無不登

乎樞要爾當冰雪其操他日衣繡還鄉以慰慈母倚門之望豈不華哉亦留連再月而歸杞亦念父不置越數月適年勞及考急謁告東歸諸弟聞之驩迎三十里外杞升堂展拜問起居父子相抱持喜極不能成語曾未幾何部檄下州中趣杞上道父不忍子行潛然出涕乃陽謂杞曰幸因爾行得為錢塘一游庶攬湖山之勝杞知其故力止之不從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抵此三百六十里耳其風物比錢塘尤勝吾何可還必至

彼乃與爾別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矣我之情事尚未與爾畢之可遽先還耶杞遂不敢言於是同至又再踰月而別嗚呼世之為父者孰不知愛其子如吾父之深切十百之中不知寧幾見耶杞夙夜佩服戒言惟恐辱其先因取經中脩身慎行之語名其寓居之齋曰脩慎願為杞記之予聞仁人孝子之思其親何時而能已耶山不足為之高海不足為之深此無他昊天罔極之恩終不可得而喻也杞能不忘此時

之思朝夕以之一動也脩慎一靜也脩慎則無負爾父之望矣杞尚勗之哉

冲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為體而默為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為本而冲為末二者之理恒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於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橫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

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

萬象之冲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

闕

言忘大用常

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  
况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  
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實  
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  
激運轉不停歟焉凝冰條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  
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



底止乎然而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沖虛本由默靜  
無所不容無所不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  
有窒於虛因無所不具故羣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  
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沖乎默乎其  
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若近  
乎沖默而涉乎有為也韋應物所謂隱拙在沖默者欲  
藉是處世以保和為沖寡言為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  
然則何以為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也真

知默者則無所事乎沖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沖  
默以自勵故為畧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  
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  
從四輩之請分座設法於大天界寺尋主寶寧禪刹蓋  
有志之士也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濂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然史事貴嚴詔  
命禮部統之設局分科限絕外內將以日視其成當是

時尚書藁城崔公恒往來乎局中濂因稔知公之為人  
公盖名亮字宗明翼翼祇慎遇事若臨深淵方今皇上  
受天明命撫有萬邦自崇大禮以脩天神地祇人鬼之  
祀凡牲醴之豐祝號之雅器幣之節燔告之嚴皆命公  
典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興夜寐敬畏弗懈君子  
以謂國家自建禮官其蒞事嚴恪未有踰於公者公猶  
以為未足且以寅名齋請濂記之夫寅者敬之謂也敬  
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祀饗為尤宜方其齋明盛服以

交神明靈飈四薄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有  
邪思之可干者乎苟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脩身以  
之治人其心常弗變焉其有不獲其道者乎始之終之  
何莫不由於敬也能由於敬則成已成物之功其又有  
不致其極者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說者謂即敬以直內之義  
也今公所居尚書之官古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  
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之重且專也蓋如此然而

皇上神聖端居穆清畏天勤民無一息之或間固已度  
絕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其可不以伯夷  
自勗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脩德莫若  
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孤寅  
亮天地以弼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  
於濂言非惟無愧於茲軒亦且有昭於名若字者矣華  
相先生既為公發明敬怠之說殆無餘蘊庸敢掇其緒  
餘以為後記云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  
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迄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  
頽壞中峯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  
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  
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  
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燥濕閱寒暑屹  
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其見之且不

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為而久棲  
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  
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  
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  
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本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  
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嵩華久速巨細者  
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  
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

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  
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  
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炫丹瑤極人力  
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盖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  
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  
栖霞之室絜量大小何啻罔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  
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盖無道以保身  
者雖富麗不能久有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



世以為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  
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  
志於道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  
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苟徒  
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  
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

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  
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為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怠而  
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  
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  
譽而巧頌眴俟顏色以覲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  
者也銜長而飾智夸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  
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為之莫不窮心力  
竭思慮目不暇瞬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

取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  
身若禹益之治泝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  
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  
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為其身哉上  
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為固如是也會稽  
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為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  
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  
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

獲為令昌齡沉篤而專慤非無志也博洽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為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旦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為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為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雙桂軒記

濂侍經青宮時四明桂君彥良實為正字朝夕同出入慈溪世舉進士或知望縣或知六察或帶閣職連綰郡章聲明文物固嘗盛矣故昔人稱其所居為攀桂里會宋亡為元業書詩者猶不廢區區雖不文亦以學詩獲與鄉貢之選二子冢曰慎介曰全今逢盛時復者學不厭思欲趾前人遺芳顧南榮有桂一章雙榦直上始

合于一又復岐而旁達妍茂紛蕤香滿戶庭私竊以為  
桂吾姓也其殆符二子文字之祥乎讀書之室遂以雙  
桂命焉慎嘗從吾子受經幸有以記其事夫桂之為木  
歷代頗貴之至唐重進士科貴之尤甚每藉之以為喻  
蓋俗傳月中有桂桂苟在月孰得而攀之其意若曰擢  
第之難猶平地而升青霄云爾非實指夫桂也元豐之  
末新定有二倪生曰直侯曰直儒相繼中進士第郡守  
因表其坊曰雙桂非惟新定之為然也彥良之鄉有蔣

氏伯仲焉曰璿曰琬陳忠肅公之弟子也紹聖崇寧間亦先後登高科公因號其堂曰連桂由是而觀以桂旌功又以名其堂則前所謂桂者似實而非虛也雖然古之人立言而比興為多其在楚辭則桂與申椒木蘭並稱此無它芬香之物足以取譬君子也芬香之物當以類相應而卉木又得氣之最先者庸詎知雙桂不為二子之祥乎今慎也端毅自持而辭章俊麗全也趨善若水而期於無息皦然雙璧光彩交映馴而致之二倪兩

蔣之問學直易易耳連捧貢函同策大廷亦宜也未見其為難也然而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桂氏自先世以來多以科目發身聞譽隆蔚達于遐邇至于彥良猶且不墮其業二子復將起而繼之斯所謂難也視彼條榮忽悴父不能及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桂之為祥兆又見於斯惡得不為彥良喜楊栢子有言曰桂之雙人之祥濂於彥良亦云遂書之以為記

三益軒記



明之昌國徐君元凱嗜古好脩鄉邦稱為善士生子男  
子三長曰友直字孟益次曰友諒字仲益又次曰友聞  
字季益家雖貧徐君能使其頌詩讀書弗輟且因其字  
名軒曰三益以勵之友聞自郡諸生貢入成均近奉旨  
受事中書頗與予相親時來執經問難遂以軒記為請  
夫益之為卦其象為風雷夫雷激則風怒風激則雷迅  
二者不待相期而相益者也君子觀之見善則吾將遷  
焉有過則吾將改焉而其為益也大矣然則何以知過

而改之曰必得直友焉友能直則加以箴規矣何以知其善而還之必得諒與多聞之士焉友能諒則舍虛而從實友多聞則察理明而擇善精矣嗚呼此以取友於外者言之爾今三益家庭之內兄弟熙熙有善則相資有過則相告曾不出戶而誦習之功勝州里之人莫不慕艷而交之其益將非止於三至於十朋之龜弗克違亦有之矣他日德茂才顯若河東之三薛江東之三岑其有不齊軌而馳者哉雖然予昔嘗取友矣始也自一

家羣從之間朝夕摩切之然不敢自謂已足也復取之鄉人焉如是者久之亦不敢自謂已足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又久之間有謂曰學無止法也我安敢自畫于斯復求諸天下之人焉今老矣秋髮繽紛而重領矣尚孜孜弗懈益求古簡書之間見學問之優廣者質實而無偽者則云我未之能及也亟遷而從之志褊而行僻與過失而文飾者則云我寧或有之乎設有之亟改而正諸此無它知益之為義若此自近而及遠期終身

行之也季益兄弟其果以余言為然乎季益通經而能  
文已出游於成均是友天下之人矣予尚何言儻或東  
歸見二兄焉宜以予文勸諸軒中庶不負於翁名軒之  
意云抑余聞昌國古會稽之翁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  
抵海泗登萊土地幽邃風俗樸茂人材往往多著聞于  
時今又將於季益兄弟觀之尚慎旃哉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某府君嘗嗜琴琴有復古玉

髓二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  
回而滿山風露也寒泉漱巖而山鬼夜聽也可謂清且  
古矣府君雖歿歷世寶秘不翅孔氏之遺履時出玩之  
思府君之不可見慨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  
白晝為人持去煙海茫茫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  
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舉以奉孟持孟持反  
覆拂拭不覺悲喜交集玉髓頗殘闕唯復古嶽沼暉軫  
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方申爪指其初則鳴鳴然已

而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慶其復還也孟持剗羊豕列豆籩燕饗三族合芳木為櫝尊閣堂中遂以復古題其榜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闔廬為人所攘已而還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疆畝效於強暴取而歸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厄匱栝櫟之屬為貪者所竊肆力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

傳或為雷威所斲由唐涉宋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  
一人所閱非一家始為府君之所有府君之後又奪於  
他姓今復歸之孟持正如寶玉大弓之再得不謂之復  
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器物之微而遽少之也然而  
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飽食  
以嬉我當復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菽粟布帛斯須  
不可離今或有凌犯之者我當復之古之人事君如事  
天一動一靜儼如有赫其臨今則鮮有致其身者我當

復之夫然故復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塏簾軒記

泛浙河而南舍舟登陸有地曰漁浦土沃以亢池園樹林碩美蕃茂魚稻充羨百貨之所趨行旅之所集聚似市而不澆近野而不俚故其人多優游而好文其尤以禮讓為人望者稱華氏余自京師還華氏之秀者曰拱辰侍其父候于河澣逆予至其家館於賓次率其兄弟



庭揖畢俯身自東階趨退足武相蹈不越尺寸徐與之言長少相顧擇辭而發懇然不煩秘然不畔于理皆良士也視其室名則曰損箎而予昔之所書者拱辰謂盍有以記之天下之物取諸人者有盡而本於天者無窮能克天之所與則得於人者可棄而勿論矣世恒知在外者之可樂而力取於人其受於天者則怠而不顧卒之兩無所得而戚戚以終身豈非惑哉今華氏兄弟以言乎爵則未嘗仕以言乎財則非甚富以言乎車馬衣

服則雅素儉質與凡民等然入其門則父子有禮兄弟  
有恩忿疾之聲不聞于室和煦之色不絕于面食力而  
趨事安生以自適雍容怡愉不教而勸而未嘗有資於  
外物何必取諸人而後可樂哉其善克於天也固美矣  
天之所與者至重也苟善克之雖困貧甚天猶以為貴  
也不能克之雖位極乎崇高天猶以為賤也若華氏之  
為天之所貴者也余安敢遺之而不錄乎

雲寓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寓人聞而  
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  
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為物二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  
始生也勃焉如烟鬱焉盤旋或搖曳如帶或縈結如蓋  
或超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儵然而雨天下忽然而不見  
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為何如人之望之一  
息而萬狀惚恍而不可為像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  
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

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糾糾朝崇而夕替驟往而歛還毀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雲乎。人惟不知其然也。故竭智畢力終身趨走汨沒於其間而不之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一顧。至於身亦自視如委蛻。其去留之際不繫繫於物。與浮雲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幾達生者之所為。彼烏足以知其意。

哉或者聞其言又疑之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通其道者之論也夫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恒人而觀雲則雲而已自有道者而觀舒之周徧宇內歛之不見毫髮者非道邪澤潤四海而不以為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邪衆人資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滯於用者非道邪是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烏足以知之邪且天地之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

非特無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  
有天地而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  
見其卑且廣也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絀緼無窮也從而  
以雲名之是則以天地名天地以雲名雲者亦已寓矣  
况復取雲以名軒不猶寓之寓者乎而人又哢哢焉而  
辨之非惑邪吾聞龍虎山中多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  
流時往來其間張君試見而問之果孰為雲邪孰為寓  
不寓邪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言為妄邪三

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筆於予請書之坐隅

遯耕軒記

番禺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為戶部主事每歛然有不勝任之言題其舍曰遯耕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荆南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躬耕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繫官於此材薄不足以勝祿位勢微不能以施惠澤吾心未嘗不念躬耕時也行將陳於上乞身而歸反乎故廬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曰署居與氓厘孰安章綬與民

服孰華耒耜耔之業與簿書之政孰勞事人主而友  
卿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遜且耕非有激而然耶且  
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田里共民之  
業義也今仕乎朝共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有祿位  
之思則為僭以仕而懷其故土願為齊民庸非過乎天  
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爾故細  
民者耕且蠶為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畫  
均之使勿爭敘教之使知禮義者也使人皆欲為細民



則誰為治使皆欲為君子則上安養令樊君以治人之  
才居乎位宜也而必欲為遯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  
於農吾豈不知之然國之祿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  
勞其心以優細民耳故祿者出於民所以傭我之心力  
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民夫位高於細民之  
上而德不稱則為尸位受民之傭而無功以報之則為  
苟祿吾惟是二者之懼愧交於心而不釋思其易稱無  
愧者而為之以為莫農若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之居

位而肆害者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耕使目之見者耕也心之思者耕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放乎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為謳歌以慶夫天下之平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華宋濂聞之嘉其存心之仁自待之薄異乎患失者也記其事以為仕者鑒焉

慈孝庵記

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

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  
葬之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府吏而巡其墓屬復  
居其中室以守之當是時凡民之葬者皆萃于一非特  
同氏族之人而已自世道既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  
骹足以覆燾乎後昆謂福禍賤貴盡繫乎岡巒之離合  
丘陵之背嚮一以此鉗刼愚俗而專竊墓大夫之政柄  
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  
可葬雖踰都越邑亦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

室之傍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違去之致使父子兄弟  
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  
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繆妄也哉余方為斯嘆同里  
張君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既歿塋於家東北一里黃塢  
之原既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  
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塋之使死者無知則  
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寧也迺於父母之  
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

幸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  
預作二窹以俟而別建庵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  
吾知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  
而弗願有聞也嗚呼余嘗嘆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  
有蘊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自意張君之見已能  
與余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  
惡知無其人耶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  
舌不能勝而古者族塋之說可以漸復矣知中原士大

夫家多以昭穆序塋唯其行有污於先人者始異其兆域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奈之何怵於淫書末技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邪濂因請記庵之成緒而攄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張君名榮字叔茂金華蓮塘人以孝弟致家之肥其室曹氏亦克配君子父諱大仁有寬厚長者之量生平與物無忤人以佛子稱之晚自號曰存齋以至治壬戌某月某日卒壽

六十七母施氏以某年月日卒壽七十皆以重紀至元  
戊寅某月日塋兄諱瑞字祥卿治家有能聲以至正癸  
未某月日卒壽六十七其塋則以戊戌某月日庵之經  
始以乙酉正月落成以五月田若干畝山若干畝儲其  
入以為守者之用云

看松庵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為尤深有四旁奮  
起而中成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髯松

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份份披披橫粵  
數十尋嫩綠可嚙松下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  
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堯君三益樂之新結庵廬  
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雲英  
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涯大風  
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搆烟雲萬頃亭庵之東北又若干  
步山益高峰巖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  
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為搆唯天在上亭庵之東



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人陰颼一動雖當  
烈火流金之候使人脩脩有挾纊意君復為構清高亭  
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峯皆競秀  
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挈尊壘而飲無  
不宜者君復為構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  
節筇歷游四亭中退坐庵廬回睇髯松如元夫鉅人拱  
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  
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

屐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荅和髯松似解君意亦微微  
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  
名其庵廬云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張君負濟世長  
才當閩寇壓境嘗樹旗鼓礪戈矛帥衆而擣退之蓋有意  
植勲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者之為將  
鄙世之膠擾而不之伸邪抑以斯人為不足與而有取  
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  
者唯松為獨多嘗昧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茲而

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實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厲求君之志盖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為伍則巍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栢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壘

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  
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於洞雲間亦  
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君  
久矣

孝思庵記

錢塘王生驥年二十即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既貢南  
宮庭議喜其尚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詔  
左御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妙柬俊英為諸王

伴讀生獲選入吳府予時以學士兼太子贊善大夫生  
因從予游一旦傳旨命羣儒造縱豸鶴文生操觚立就  
予為進呈上親讀一再過喜曰是子辭簡而意暢才氣  
皆佳及日將南至大祀于圜丘上復命羣臣賦七言律  
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生與烏傷黃昶  
先成親跼讀御榻前上聽畢尤加獎厲云生初從予學  
治經兼攻文辭未幾大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稱之無異  
言予亦愛之甚謂其堪紹文脉也因叩其家世之詳驥

曰其先系出于周有敬宗者為周司徒時人號曰王家  
因以命氏至秦武成侯離生二子曰元曰威元避秦居  
琅邪後徙臨沂威遷太原之廣武由是王氏有太原琅  
邪二族晉丞相導出琅邪後時家於江左其裔孫有居  
睦州桐廬者曰煦仕唐為和州刺史生肅清主簿洵洵  
生畊避五代亂以文行稱周乾化中仕吳越官至烏程  
倅烏程之弟宋錢塘令畎遂居虎林山中實驥之十五  
代祖也驥之高祖父諱某曾祖父諱植皆以力本尚義

見稱鄉人多德之祖父名暹字子愚錫號為明誼處士  
生先君諱常年三十出游番禺不幸客死時驥僅七歲  
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大父  
常圖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駝巘嶺嶺有三竒石怪松  
根蟠其上鬱然可觀大父既預為壽歲且曰此新兆也  
吾敢居其首乎南山梯于嶺先世數大墓存焉年遠不  
敢遷倣古者塋衣冠之義斲木為主書吾父名諱瘞其  
中他日吾則附其旁構庵廬三楹間額之曰孝思示後

世不忘其先也驥聞而識之久欲以庵記為請先生脩  
史事嚴不敢有所聞每念驥來南京時大父挈驥拜曾  
大父墓下慨然曰爾能頗知讀書以亢吾宗非我之功  
實祖宗之澤是賴爾出於千里外慎毋忘孝思也驥尤  
不能置于懷願先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見諸傳記者  
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名使天  
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為孝之大者乎若規規不  
離乎親側號諸人曰我能養我能養而父母之名雖同



里閭亦若無聞知如此而為孝將焉用孝乎今生始加冠巾輒被薦乎鄉入侍藩王以文辭上簡帝心其榮可謂至矣榮之至者孝之篤他日位益顯名愈揚使生者受封爵歿者膺贈典則生之孝又為何如哉是則孝思之義也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與生有師友之義為記其庵故不以頌而以規

趙氏時思庵記

晉府錄事趙君德懷其名為古舉有請於予曰古舉世

居括昔嘗有屬籍于宋大父諱若順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通前古載籍之言論義下上若玉屑傾吐然恬於進取視銀黃焜耀漠然無動于中當時和景妍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石間心曠神怡超然於塵瑱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陽之在樹也逢賓朋滿座相與流連不忍舍雖不解飲見其酣嬉淋漓觥籌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人豔之者且曰王孫家之故習也或曰遺落世事其達士也哉於是州里皆稱為有德之士凡

忿爭不直者悉來質焉交觴之酒使其各釋憾而去人  
至今能道之大母胡氏宋吏部侍郎絃之六世孫女婦  
道母範皆兩無所愧尤篤於訓子古舉生也時年已六  
十為之喜而不寐甫髻鬣親自鞠育之節其燠寒時其  
饕羞及稍長使從名進士林彬祖學治經惟恐有懈怠  
意瀕卒猶執古舉手屬曰吾幸見兒成立將含笑入九  
泉矣雖然學無止法勗之哉勗之哉遂瞑年八十矣大  
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六歲大父卒於某年月日大母

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塋麗水縣北四十里和樂鄉之太平里遂建菴廬以為妥靈之所名之曰時思古舉蒙國寵恩忝被任使今又受新命將為縣繁昌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酹墓下願畀文刻諸菴中垂視孫子庶以著懸懸之思予聞之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矣孝之為道非一而足也德懷行矣持已以廉清潔如冰雪庸非孝乎治民解訟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于躬而名昭于時道足

於已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日思之是則時思之大者不必時省瑩域而後為孝也他日入躋法從出刺方州華軒結軫佩綬懸魚過家上冢以為一族光榮使人指之謂趙氏之有孫不亦美乎予之有望於德懷者如是而已德懷本名古舉今以字行博學有識以能古文鳴其為人也恂恂樂易所謂溫其如玉者云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墜不華  
僅禦雨風環庋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宴坐  
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  
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  
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  
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直中理  
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兔走壙而攢之以鶻也  
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

以秘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  
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頽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  
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咲余不知耻余言之拙海  
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掲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  
其庭已覘其形始睨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蘊奧福  
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  
如此余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咲吾吾以為喜人  
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為織絲虎豹在

後吾以為犬狸吾識之拙當為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  
大拙其餘癡經慙緯錯綜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  
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  
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窅乎無塗  
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  
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  
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為六府合為  
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



其要而舉之爬瘍擇類取巨指細德脩政舉禮成樂備  
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  
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  
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  
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  
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為聖人之  
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為  
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

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  
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  
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  
記

清風亭記

有吳亭者撫州金谿郁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  
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  
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為元七十又七年

是為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  
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  
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而  
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  
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  
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  
數萬竿引泉為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  
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

者疑為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咲而不荅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勲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為亭侯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

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徽名爵者其為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為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各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班班可考彥誠以蕭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

委靈隕祉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為著  
清風亭記刻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  
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  
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  
森然可尚云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巍然聳起如青芙蕖鮮靚可愛  
其青雲第一峯雉堞實統乎峯上旁支蔓衍蛇蟠磬折

汾城直趨而西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為羅家之山大姓  
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  
仲孚者嘗承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構亭其中當積雨  
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熒  
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冲形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  
不紺聯綠涵無有虧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  
陽而待笙鳳之臨也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  
清寥而冥塵襟乃以環翠題其額至正壬辰之亂烽火

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為之彈指  
永慨及逢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  
既完其闔廬復構亭以還舊貫而竹之萌蘖亦叢叢然  
生三年而成林州之壽俊與其有連者咸詣夫仲孚舉  
觴次第為壽且喟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  
而亭榭在在有之占幽勝而挹爽籟非不美也兵興以  
來有一償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僅脫於震凌者矣  
有爬梳不暇遷徙無寧居者矣况所謂遊觀之所哉是



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無負先志前承後引  
蓋未有極也飲且酣而興歌曰五山拔起兮青蕤蕤六  
千君子兮何師師鳳毛離徙兮啄其腴秋風吹翠兮實  
累累邈千載兮動遐思歌已而退壽俊中有陳嘯先生  
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來詞林請予為之記  
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  
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徵於仲孚其言似不誣也向者仲  
孚出入於兵車蹂踐之間朝兢暮惕雖軀命不能自全

今得以安乎畊鑿崇乎書詩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  
豈無其故哉蓋帝力如天撥亂而返之正四海致太平  
已十有餘年矣觀仲孚熙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  
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  
之重構非特為仲孚善繼而喜質可以卜世道之向治  
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為天下道之非止  
記一亭而已仲孚名仲麗嗜學而好脩士大夫翕然稱  
之

蘭隱亭記

蘭隱亭者餘千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脩不與  
塵坌交并皦皦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  
密林青猿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  
其意輒視之如粃糠日以為幽芬遠聞而類貞人節士  
之操者惟蘭為然乃藝百本於層樓之下圓盆方甌羅  
列乎後先當春日始和東風熒熒動天蘭於斯時土茁  
其芽而紫蘂翹然其顛清馨襲鼻雖海外名香旃檀婆

律之屬不足喻其高韻也華卿日繞百迴神疑而忘形  
暢然自得乃舞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煙蒼莽兮生暮  
寒望美人兮不來撫瑤琴兮誰與彈既有肥遯君子  
聞往而賡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只勿謂山高磴可陟  
只聲氣之同為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柔只華卿遂相  
與肆筵設席以為驩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  
屬亦似解華卿之意一榦之間特發雙葩以獻其妍流  
聞禁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

十年天下兵亂華卿扶攜耄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  
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合廓清華卿始旋故里其樓與  
蘭皆化為榴翳華卿慨然如失良久遽即其遺址建亭  
植芳蘭速客嘯咏如初或勸之曰不仕無義子奈何溺  
是而廢恒經乎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志於仕自與世  
味酸鹹不相入遂投分於蘭為金石交今素髮垂領矣  
尚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為蘭隱且以名其亭云華卿  
之子清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

之意徵為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古者之摯天子

鬯諸侯熏大夫蘭士蒞皆取其物有香燥濕而不變者也蘭則生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爾傳曰佩帨蒞蘭亦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褱者也若今所藝之蘭香則香矣華質易萎與凡葩等何以為佩哉且鬯則鬱金熏則零陵香蒞則白芷三者咸可佩胡為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考訂極精而蘭則

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斷其言累數  
百言而不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嗜蘭久大夫士  
過從者衆必當有以辨之雖然達人大觀以物付物而  
不泥於物苟辨之於錙銖其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  
取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予性亦愛蘭所居青  
蘿山不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畫於壁旦出而夕入  
焉芳馨之氣冉冉達於四座此無他予心中有蘭而觸  
目鼻者未嘗無蘭韓娥去而歌聲在耳曹公詐而梅津

生否其理亦猶是也華卿有學之士予故以此質之因  
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當見華卿餘干江上以厠肥  
遯君子之末尚能製猗蘭之操使善琴者彈之

新雨山房記

諸暨為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偽吳張氏相  
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  
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臺巨室焚  
為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斷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



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  
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  
脩飾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  
脩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  
燬及兵靖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旁植脩竹數  
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畫之具咸列于室  
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  
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文記之一

室之廢興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糗糧芻茭之需叫號徵逮者填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于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飫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

耶仁傑其試為之余他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水北山居記

古之君子其在朝市也雖繁華之膠葛恬然視之而却有山林之遐思焉今之君子其在山林雖清曠有餘往往嗤鄙為不足而數興朝市之外慕唯恐失之豈人之彝性或固然歟抑習俗相仍之久而弗克變歟有能特立而不為所移者殆所謂盆盎中之古壘洗也湖府經

歷葉君伯旼世居永嘉城中永嘉為海右名州南引七  
閩東連二浙官車士轍之所憇止蕃舶夷琛之所填委  
氣勢薰陶聲光淪浹人生其間孰不聞雞而興奔走於  
塵土冥茫中以求遂其尺寸之欲伯旼則不然結廬蜃  
江之北茅檐竹扉僅蔽風雨名之曰水北山居間與二  
三友攜酒壺出由白鹿城登華世名山持盃浩歌聲振  
林木或櫂短舫具苓箸垂綸於江水更或呼小奚奴相  
隨行吟夢艸堂上詩句不逼古人不欲休當其得意時

乾坤空闊竟不知榮辱之代遷而寒暑之往來也人皆  
曰賢哉吾伯旼高情逸韻皦皦霞外迹雖朝市而心實  
山林其近於古之君子哉然予竊有疑焉使伯旼為布  
衣時假此以洗心滌慮庶幾可也今佐大府為元僚任  
七品之職聳四民之望亦云重矣而猶不忘乎山居無  
乃不可乎試以伯旼之意逆之官書叢脞不暇爬梳戴  
星出入猶以為不足其能索句於寂寞之濱乎上承乎  
府公下轄乎掾曹不敢抗之以為高不欲仰之以為卑

慮宜詳矣其能釣滄波而出白魚乎民情真偽而莫之  
辨官事鞅掌而莫之集凝思入乎芒杪精析極乎毫厘  
其又能漱醪看山而流連光景乎是三者伯旼今咸無  
之而猶道之不置者將憑夢以見之耶或志之以示不  
能忘也我知之矣士君子不以出處二其心故貧賤不  
能懾富貴不能驕始終一節卓為名臣伯旼之賢所可  
稱道者蓋如是而已其視朝得簪笏暮厭雲泉者賢不  
肖果何如哉雖然予猶有一說為伯旼告焉當大明麗

天萬物畢照名一藝者必收占一才者必庸有如伯旼之學之美誰不羨之其有不登於樞要者乎伯旼宜悉屏江湖之念而益存魏闕之思俟他日功成名遂歸老於水北山居岸巾而坐與三二友追叙平生舊遊烹鮮酣觴從容而賦詩尚未晚贊禮郎張生子翊嘗從予游久與伯旼求記其事故相與一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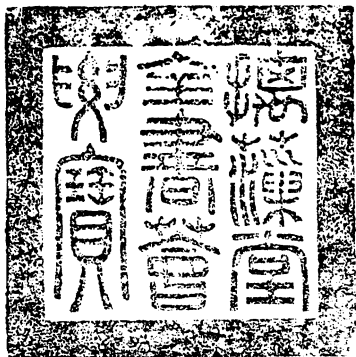


文憲集卷三



謹案第二十頁前一行達嚕嚕齊舊作達魯花赤  
碩裕實布哈舊作寫雲石不花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劉 田